



實施「認識二二八事件及其女性受難家屬」課程之歷程分享

■林芝宇 雲林縣立東明國中教師

師：你知道二二八的由來嗎？對二二八這個名詞的感覺是什麼？

生一：很多有提過，但不太清楚；放假吧！

生二：好像是臺灣變成中華民國所引起的戰爭；放假

生三：一位賣菸維生的婦女遇到了五六位警察搶他的錢和菸，婦女抱他的腳，警察開槍打他的頭血狂流；結合了動作片和CS的畫面，棒！超好玩！而且不用讀書。

生四：一個婦女就被發現賣私菸而被警察活活打死，這件事就發生在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所以才叫二二八事件；很開心，因為放連假。

摘自課堂學習單——「我所認識的二二八」

緣起

二二八前夕，當我詢問起二二八紀念日由來時，同學們興奮地高喊放假萬歲，一面帶著不太確定的口吻告訴我是因為查緝私菸，因此我們要放假紀念。我感到有些困惑，為什麼對學生而言，二十年後的他們與我所得到的歷史資訊都停留在同一層次？從個人來說，我與二二八相識極晚，即便不斷有人提起這

個名詞，但它對我的意義，大概就是日曆上令人歡呼的假期。對於那偶然經過的紀念碑，我始終視而不見。一直到我踏進了高雄歷史博物館二二八史料室，才激起我對於二二八的好奇，在更多的資料蒐集後才發現，原來二二八可說是一部人民渴求民主自治，對抗專制獨裁政治的臺灣歷史切片。

當我看到學生對於臺灣特有且重要

的二二八紀念日所知不多時，我萌生了想教二二八的念頭，我去翻找關於教導二二八事件的相關教案，發現有不少教師提到二二八教學所面臨的困境。因為在政黨政治的操作下，二二八不僅是個歷史事件，也隱含著政治色彩，所以容易讓家長聯想教師的政治立場，而使得教師們不敢去觸碰太過敏感的問題，反而將二二八事件給淡化、窄化。

當我再詢問本校唯一的歷史老師如何上二二八事件時，她告訴我年輕時的她對二二八極有興趣，蒐集了很多相關資料，但她在課堂上卻無法告訴學生這麼多。一是課程進度壓力，若是仔細教了二二八便會壓縮到其他章節，延宕上課進度；二來是擔心家長反彈，認為二二八事件是政治事件，教學應該中立，而不應該含有政治意涵，因為怕家長投書，所以即便了解二二八，在教學上也不會有太多的著墨，更不會提到緝兇、轉型正義等教學內容。末了，她還告訴我，誰會去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作為性別教育的研究者，對性別亦有更多的關心，在查找資料時，我發現大家幾乎都把焦點放在了犧牲者多為男性的二二八歷史事件上，但卻鮮少呈現當時女性因二二八所遭受的苦難。女性

的角色只是說出「男主角」蒙受的清白之冤，自己在男主角倒地後所承受的各種磨難，反倒成為附庸。二二八事件不僅是歷史問題，也隱含了性別問題。

於是我開始設計認識二二八事件與女性受難家屬的教案，我希望發展適合國中一、二年級生的二二八事件課程，並引導學生思索轉型正義與性別問題，並在這當中反思成效與對我在教學上的意義。

課程實施的窒礙與修改

課程設計之初，我選擇了國文一年級下學期〈負荷〉及二年級上學期的〈項鍊〉二課，將二二八事件分成兩部分來談。一開始先由〈負荷〉中的父愛談起，並以作者吳晟對二二八事件的相關詩作，帶領學生了解當年二二八事件。恰巧一年級下學期的歷史課程也會學到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教學時間點，可以讓國文與歷史相互補充，也可以讓同學對二二八事件有更深層的認識。此外，〈負荷〉一課被放在下學期第一課課文（康軒版），教學時間也正逢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前夕，每當二二八前夕，便有許多報導與討論關於二二八事件，藉由這些外來的資訊可以提供學生

更多元的思考方向，也藉此讓同學了解體悟二二八的放假意義。

二年級上學期〈項鍊〉一課，女主角是因為丟掉了借來的項鍊，所以經濟陷入困頓，最後咬牙撐過家中經濟重擔還回項鍊，我也將延續一年級下學期的討論，以二二八事件為例，帶學生深入探討家屬的處境：當一個家庭失去男性負擔家計，所有的重擔必須由女性一肩扛起時，以當時的時代背景，女性又該如何自處？並試著討論臺灣在面對這些家屬時，政府可以如何落實轉型正義。

然而課程實施後，我卻發現將二二八事件融入正式課程中，時間反而受限，光是〈負荷〉一文的賞析與吳晟作品介紹就佔了課程時間的三分之二，學生雖然對二二八課程很有興趣，但是卻無法再挪出時間做深入探討。當二年級上學期要進行〈項鍊〉一課時，學生對二二八印象已較為模糊，日期、人名、地區戰役等細節多半已經忘記，所以要介紹女性受難家屬時，常需要把事件發生的經過再次說明，反而又更拖累了上課進度。

為打破課程的時間限制，我決定將二二八課程獨立，放入寒假輔導時間實施，並將課程一次完整呈現。因為寒假

輔導課的進度多是教師自訂，所以較無課程進度問題，且寒假輔導活動期間正逢二二八和平紀念日，保留了課程實施時間上的優點。而兩階段的課程雖可拉長學生思考沉澱的時間，但卻也影響課程流程，此外，我也增加了課後發展活動，除了寫信給受難家屬外，也帶領學生至高雄歷史博物館進行戶外教學，讓學生對二二八的理解更為多元。最後，我也請參與課程的學生也在二二八前夕至其他班級教授二二八課程，藉由蒐集資料、講述練習，讓他們加深對課程的理解，也期待這些知識能轉化為更積極的行動。

教學歷程與反省

身為教學者，除了努力傳達所知外，但也擔心自己的價值觀影響了學生的知覺。所以要避免思想上的巨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教學者須不斷地在教學過程中反省，並時刻地修正自己的教學內容，避免學生受教學者價值觀綁架，或是盲動。

一、教師要時常提醒自己避免陷入論述霸權

二二八到底有多敏感？在我前往

高雄歷史博物館向館員申請導覽時，館方告訴我，因為二二八牽涉政治敏感問題，在導覽二二八時常有民眾抗議館方政治不中立，所以為避免困擾，並不會主動提供導覽。課程結束後我將學生的 52 封信寫給受難家屬的信，轉交給二二八關懷協會涂世文理事長，他除了讚許我的勇敢外，甚至婉轉地問我，課程進行中校方的立場。談論二二八，我們總是不免要面對一個問題——「這是哪個立場的二二八？」

同樣的問題在課程進行時，我也不斷的詢問我自己，我要講述的是哪個立場的二二八？從 1989 年至今課程修改爭議不斷，課程綱要因政黨的輪替呈現大幅的變動，而我又該以什麼樣的教材來呈現二二八事件？

因此，在教學內容上我選擇盡可能的多面陳述，避免一言堂的灌輸，也盡力自我要求，盡量在引用書本內容時，向學生說明成書的時代背景，或是作者的立場。除了鼓勵學生抱持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質疑外，並在課程最後與學生討論我的教材呈現以及立場，我告訴同學毋須全盤接收教師、導覽人員、教科書甚至是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任一方的相關說法，要懂得思辯與質疑，我想藉由不

斷與學生討論論述霸權的問題，也能讓自己的講述避免陷入另一種霸權之中。

二、看見無所不在的性別問題

在還沒討論性別與二二八之間的關聯前，我趁著學生在看記錄二二八相關影片時問了學生一個問題：你們有發現被殺害的菁英中以什麼樣的性別居多嗎？答案當然是男性。學生也很聰明，他們告訴我因為當時男性受教育的機會高，女子還是無才便是德的年代，所以男生理所當然地成為知識分子，所以政府要抓人抓的也會是男生。同學看來對於因性別而造成知識分配不均的問題，頗有概念，我又接著以數據呈現了當時法律、經濟與教育中性別比例失衡問題，而這些數據與法律條文，也讓學生頻頻發出怒吼：

生一：好離譜喔，離婚之後什麼都沒有，錢沒了、沒有房子，連親權也沒有，妳連孩子都要給他耶！沒有權利，也沒有什麼可以幹嘛的，就是單純照顧小孩子的工具！

生二：把女生當成他的東西在用，已經不是人在對待。

生三：婚姻就真的是賭博了，賭錯了
真是什麼都沒有！

這堂課讓學生們議論紛紛，好幾次為當時的女性抱屈，認為當時的法律與經濟就足以讓一個離婚的女性無法生存，我又接著問，所以當時是否允許女性單身？單身的女性能否自食其力養活自己？如果離婚或丈夫死亡能不能再嫁？社會的輿論又會怎麼看待單身、離婚、再婚的女性？最後我與學生討論的問題是：如果你是二二八女性受難家屬，就當時的社會氛圍與經濟環境考量，會不會選擇再婚？我嘗試以社會環境與氛圍，帶學生看見 1947 年前後加諸在女性身上的限制，並試著從二二八事件延伸出性別問題。

從同學的回答中可以看見，「母職是否能執行」被視為女性思考再婚與否的重要因素。此外，我也跟同學們討論養育孩子看似是女性們的選擇，但這些女性們其實也正是服膺社會建構底下對於母職的想像，而這樣的氛圍甚至延續至今，讓同學思考：再婚女性的疑慮是否會出現在再婚男性身上。除了母職是否能被執行外，社會的氛圍與現實經濟壓力，也壓迫著女性受難家屬對於自己

的婚姻無法自主。學生提出了傳統的思維成為女性的壓力來源，甚至有人把公婆的角色也納入再婚的考慮範圍。

學生思考許多面向，他們看見了在那個年代對於女性的不平等，或是放在女生身上的道德期待，但除了同理外，我想要讓他們看到的是當時女性的存在價值，女性被置放在夫、子、公婆、名譽、家庭之後的附屬位置。性別問題無所不在，即便是歷史，女性仍時常被遺忘在外。

三、除了女性受難家屬外，應凸顯女性在二二八的英雌角色

為什麼女性總是消失了，或是短暫被紀念，然後再度被遺忘？主角依舊是男性英雄，女性則被放入了次要的哀悼者。二二八事件女性的悲傷是因為生命中少了男性，從此世界便不再完整，所以當我們看到這些女性受難家屬的可憐情景時，是否又再一次把她們放入了凸顯男性重要地位的位置？

在課程中，我引用大量沈秀華（1997）從女性受難家屬口中的生活描述，意圖讓女性在二二八被看見，但這樣的作法似乎讓女性又再次成為二二八的哀悼者，依舊無法脫離「第二性」的

命運。在課程中對二二八事件中男性菁英的描述，反而讓受難男性們的地位更加神聖，藉由父傳子繼的父系傳統與賢妻良母的角色，營造更緊密的男性國族想像。

因此，我認為除了看見二二八女性受難家屬的處境外，可以再加入更多不同姿態的二二八女性。例如謝雪紅（註1）就是一位二二八事件中武裝起義的行動者，她的出現不僅打破了性別分工，也翻轉弱勢、悲情的女性形象，讓學生看見女性如何挺身而出對抗強權。從性別觀點來看，歷史如何將謝雪紅的女性角色凸顯，或是以男性「英雄」的視角來同化這位異數，都可以帶領學生看見女性「英雄」在歷史上如何放在與男性同等位置被檢視，而忽略了這位突出的女性背後需要超越多少社會歧視，以及如何在英雄男性世界中還能保有主體性，不被父權主義浪潮淹沒的艱難。

除了呈現女性在二二八的不同面貌或將焦點放在聆聽女性的創傷痕跡，理解其社會處境外，也不能不看見她們將二二八的創傷轉化為對國家人權、民主的企盼，所以引導學生看見女性在二二八事件對於轉型正義上的政治訴求，也是在二二八事件中呈現女性聲音

的方式。

學生的成長

實施二二八課程時，除了在課堂上總會聽到學生的「驚人之語」外，他們對於二二八事件或家屬的同理與見解也以各種形式表達在聯絡簿及信件上（參見圖片），而這些看似信手而來的作品，內容不僅以文字呈現，甚至還包含了畫作與新詩。一位國二學生在她寫給受難家屬的信件最後，用鉛筆大大的寫著：「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所以家屬們／請等等／真相會來的／黑史總有見光的一天」。我在徵求她的同意後把詩念給兩班的同學聽，我想這首短詩不僅撫慰家屬也流露出對轉型正義的期許。還有同學在信件上除了感謝二二八家屬對臺灣的貢獻外，也希望臺灣不再遇到相同的事情，能快樂的度過每一天，並在信件的後方畫上一顆破裂的心，卻用OK 蹦緊緊黏好。此外也有同學在接近二二八紀念日的時間，在聯絡簿上畫了一個女孩站在百合花前祈禱，並在上方寫上「一甲子的歷史／二二八」。

在我的預訂課程結束後，學生們向我表示希望更多人可以知道二二八，於是自發性的以小組為單位到許多班級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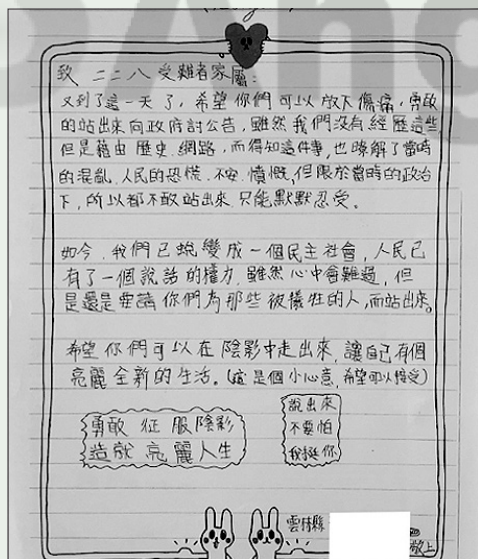


圖 1 同學寫給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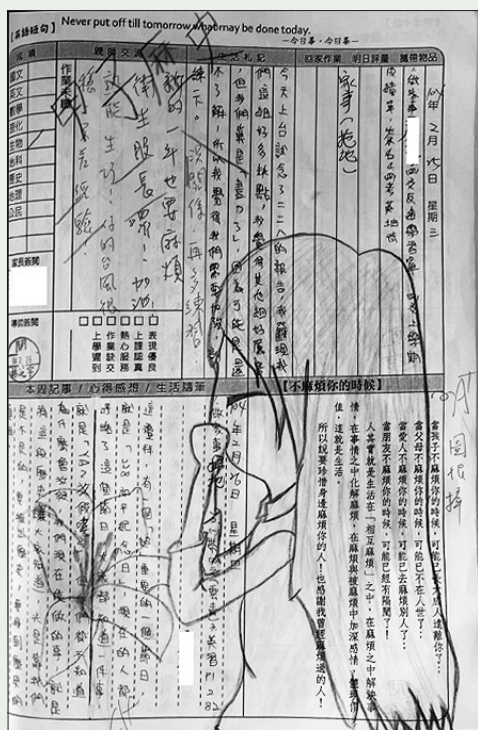


圖 2 二二八課程過後，學生在聯絡簿上的繪畫

行一整節課的二二八教學。Paulo Freire (2003) 說：「真正的反省會導致行動的發生」，姑且不論學生的呈現結果，我想令人欣慰的是，二二八的教學課程的確喚起了學生的反思並決定付諸行動。

在教導二二八課程期間，我也發現有許多學生平時上課專注力不足，學習成效也不甚理想，但在二二八這堂課時卻展現了對課程的高度熱忱。像是小婉同學因為家裡開餐廳的緣故，回到家後她除了協助整理碗盤外也與父母一同作息，所以上課時常精神不濟，打瞌睡更是家常便飯，但我卻觀察到她在二二八的課程中不時瞪著鼓溜溜的大眼不停地發問，與以往上課的表現大相逕庭。阿良同學學習動機一向不強，上學期自從媽媽驟逝後態度顯得更加消極，平時上課她雖然不吵不鬧，但經常神遊太虛，繳交作業多半敷衍了事，然而我卻意外的發現，她寫了滿滿的一封信要送給受難家屬，甚至還以她失去家人的親身經歷來鼓勵、安慰他們。

除此之外，他們甚至還在課後自發性的上網去搜尋更多的訊息。學生在班級的 Line 群組上貼了許多關於二二八事件的連結，並討論網頁的資訊正確與

否，又或者問我七一三事件（又稱澎湖二二八）的緣由，甚至在二二八報告前一遍又一遍地自主練習。當我看到這些信件、聯絡簿，一面驚嘆學生的創作能力與轉變的同時，卻也不禁想是什麼影響了學生的學習成效？是我的教學方式改變？還是學生的學習心態產生變化？為什麼這樣的課程能引發學生的共鳴，產生學習動機？我發現因為學生「有興趣」，所以他想要聽課，並嘗試了解更多，因為能感同身受，所以創作自然流瀉而出，因為覺得使命重大，所以要想辦法訴說給更多人聽，連帶讓學習態度也變得主動積極。

結論

在課程實施後，學生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認識與關心，遠超過我的期待，兩

個班在日常生活中對於人權議題、性別議題的討論明顯增加，對於在歷史事件中總是缺席的女性身影也有了更多的體悟。他們除了會主動翻閱更多政治迫害者的資料，也持續關心媒體與政府如何面對轉型正義，甚至擴大關心課綱的後續發展。

也許有人認為藉由對話消弭爭議的行為太過天真，但沒有任何行動比與周遭的人們對話共存要來的更加實際，我想既然教師要帶領學生處境覺醒，就不該讓現實處境約束了行動的可能。完成二二八的行動研究後，我更相信身為教師要鼓勵自己不斷去接觸更多的社會議題，衝擊自己的處境知覺，讓自己保有追求自由的意識，才有能量鼓勵學生打破現實、受壓迫的界線，達到真正的自由。♥

註1：謝雪紅被稱為是臺灣社會主義革命先驅，被譽為「臺灣第一位女革命家」，也是二二八事件中堅持對國民政府採取武力抵抗之臺中二七部隊的參與組織者。陳芳明（2009）也為她精彩的一生寫了《謝雪紅評傳》。

參考文獻

- Freire, P. 著，方永泉譯（2003）。《受壓迫者教育學》。臺北：巨流。
- 沈秀華（1997）。《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臺北：玉山社。
- 陳芳明（2009）。《謝雪紅評傳》。臺北：麥田。